

老家周口

顾之川

我的老家在河南周口（常被误为北京猿人所在的“周口店”），位于河南东南部，东邻安徽阜阳，西接漯河、许昌，南与驻马店相连，北与开封、商丘接壤。因地处沙河、颍河、贾鲁河交汇处，故有“小武汉”之称。这里地势辽阔，一马平川。东有大广高速，西有京港澳高速，沙颍河潺湲流过。周口人口过千万，相当于美国前五大城市中洛杉矶、芝加哥、旧金山、费城的人口总和，比不少国家如瑞士、以色列、瑞典的人口都多。

作为伏羲故都，老子故里，周口被誉为“华夏先驱、九州圣迹”，是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，历史上的古陈州就在这里。因三皇之首太昊伏羲在此定都，制八卦，绘龙图，与女娲氏“抟土为人”，又别称“龙都”。炎帝神农在此播五谷，尝百草，是为农业与医药滥觞。战国时，楚国一度定都于陈，副都项城。今商水仍有楚怀王、秦太子扶苏遗迹。

孔子周游列国，问道于老子，经历“陈蔡绝粮”。秦末阳城陈胜、阳夏吴广揭竿而起，在此建立“张楚”政权。西汉汲黯曾任淮阳太守，三国曹植被封为陈王。宋代理学家程颢曾任扶沟知县，包拯曾到陈州斩国舅、放皇粮。明清时期，周家口是西北与江南物资交流的重要枢纽，被称为河南四大商业重镇之一。鹿邑陈抟，商水袁绍、袁术，太康谢氏家族，项城应氏家族、袁世凯、张伯驹，扶沟吉鸿昌等，都曾是中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。

1977 年恢复高考，我以民办教师身份考取淮阳师范。这里曾被誉为“豫东教师的摇篮”，创办于清宣统元年，初名陈州府初级师范学堂，1916 年为河南省立第二师范。现代作家徐玉诺、教育学家李秉德曾在此任教。惜今已无存。周口文学更是代不乏人。《诗经·陈风》就是先民对这一带风土民情的最早记录。古有商水宋玉，太康谢灵运，今有

“周口作家群”，各领风骚。拉架子车的小说家孙友方曾激励着我和同学们夺回被“四人帮”耽误的青春。老师戴俊贤，同学张保安、钱良营，均有诗文集入选《周口作家丛书》。有一次偶然翻阅《北京文学》时，前两篇均出自周口作家的手笔。一是鹿邑陈廷一写对日索赔的报告文学，二是沈丘刘庆邦的短篇小说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淮阳黄花菜、逍遥胡辣汤、邓城猪蹄、鹿邑妈糊、邱集烧饼、马头牛肉、沈丘千层豆腐、汴岗大盆鸡，都曾让人馋涎欲滴。汝阳刘毛笔、淮阳泥泥狗，周口渔鼓道情，曾让人流连忘返，足以证明周口物华天宝，地灵人杰。

乙未年春于大运河畔之两不厌居
（作者为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、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，兼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。）

童年的书房

张明



连环画看起来很有意思。好人相貌堂堂慈眉善目，坏人嘴歪眼斜缩头跛腿，一眼就能看出来，内容也比大书好懂。仍记得《儿童文学》上，写一个耍猴艺人和他的猴子在艰难的日子里相依为命的故事。在一个小镇上演出，为了多赚些钱给女儿治病，老艺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把皮鞭抡向心爱的小猴，小猴默默地承受，眼眶里噙满了泪花。后来，小镇上再也看不到老艺人，当人们四处寻找那只小猴的时候，发现它出现在旷野的坟冢旁，

静静的立着，早已成了一具僵尸。

我的书房，有些名不副实。书房者，读书之地，但我又常捕鸟；书房者，优雅之地，但我必攀而登之。然而我之书房，非此雅名不能拟之。所谓书房者，一个可以承载的地方，安放宁静，寄托希望。

我该铭记它，一段艰苦岁月里开辟的繁华，一段懵懂时光里夕阳般的安详。然而，我根本不用记，因为它早已融进我的生活和思想。

父亲

尚纯江

星期天，父亲又来城里洗澡理发。作为儿子，我辞去一切繁杂事务，待在家里陪着老爷子说话。

老爹已是耄耋之年，得了帕金森病，腿脚不是那么利索了，一个人在家待着，很寂寞，总想有个人陪着他说说话，唠唠闲磕。老爹犹爱唠叨些陈年往事。所以，老爹每次到我这里居住，我总是寻找一些旧的话题，讨老爹的欢心。

“大，你还记得那个王胜利吗？他被车撞死了。”

在豫东农村，叫父亲不叫爹，叫“大”。我大就是我爹。我说的王胜利原来是老爹在原来公社轮窑厂时的老朋友、搭档。那时，老爹是轮窑厂的元老，轮窑厂就是他带头创建的，老爹是党支部书记兼厂长；王胜利是车间主任。

王胜利比老爹小五六岁，低个，平头，

大眼，工作很积极，工作能力强。老爹很喜欢他，特意培养他。先是推荐他入了党，做副厂长，最后老爹索性辞去了厂长，让王胜利负责全厂的工作。谁知从此，王胜利大权独揽，再也不把老爹放在眼里。

“咋？王胜利死了？还是被车撞死的？”

老爹一脸迷茫，嘴唇哆嗦着，眼泪顺着眼角流了下来。

他想不到，王胜利竟是这样死了。我想不明白，老爹为什么为王胜利流泪。那年，当上厂长的王胜利不仅不把老爹放在眼里，而且吃喝嫖赌啥都干，把老爹当厂长时所有的积蓄全部花光了。不仅如此，王胜利还把厂里生产的砖头大瓦送给当时的书记乡长盖房子。从那以后，效益很好的轮窑厂一下子变成了亏损企业。这让老爹情何以堪？老爹多次向乡领导反应情况，结果是不了了之。老爹一怒之下辞了职，回家做了农民，驻守

我家那所土坯老屋。

老爹离开轮窑厂后，轮窑厂在困境中挣扎了几年，终于倒闭关门。但是不久人们看到，王胜利买了两辆东风十轮大卡车跑起了运输，在城里安了家，盖起了两座楼。

老爹与王胜利从此恩断义绝，视作路人。不多久，王胜利被检察院请进了南监狱。那年，我正在看守所作狱医。老爹传话说，要照顾照顾王胜利，说王胜利有心脏病。

王胜利被判刑后，老爹看望了他。那时，王胜利面对老爹，悔恨难当，失声痛哭。王胜利出狱后，老爹多次去看他，但都没有见到他。后来，王胜利捎话给我说，别让我老爹看他了，他没这个脸见他的入党介绍人。

“那你找辆车，我去看看他。孩子，你不知道，我这个人入党介绍人不合格啊，我心里有愧啊。”

老爹擦了擦满眼泪花说。

我的幸福生活

王献伟

我是个不孝子，为此父亲和我断绝了父子关系。

我和妻举家从农村到大都市漂泊有十多年了吧，现在他们让我回去我也不回去了——我们的水果摊现在变成大超市了，有车，有房住。哪有时间去拿热脸往凉屁股贴，去看他们不是自讨没趣吗？

不过话是这么说，毕竟父母就我一个“带把的”，想想小时候，我可是他们的心肝，是他们的宝贝呀。

虽然我们不曾见面，姐姐们的情报工作做得相当出色，父母的一举一动我是了如指掌——平时想吃个新鲜水果啥的，我全包，当然都是通过第三方转运；日常有个头疼脑热，花点小钱我也给实报实销；这不，老两口刚把平房倒弄成了楼房，听说是准备迎接俺一家三口回家住，谁稀罕呀！

“小弟，抽时间回去看看吧。”

“不回！到时候又寻死觅活地逼我。”我打断了大姐的话，“你说现在都啥年代了，还让我生，男孩女孩不都是传后人吗？”

“咱爹现在是真想明白了，还记得咱邻居坷垃爷吗？”二姐接过去。

提起坷垃爷，我是气不打一处来。我清晰地记得，那年因宅基地我们两家发生了矛盾。坷垃爷家有四个男丁，个个虎背熊腰，还没理论几句，上前就把爹和我打翻在地。我们势单力薄只好忍气吞声，要不是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，我真想给他来个“君子报仇十年不晚”。爹从那时候开始就给我下了死命令——必须多生几个男娃，免得以后受别人欺负。

“想啥哩，坷垃爷死了！”三姐打断了我的思绪，“四个孩子谁也不愿意养活他，死在村东头河沿那间破茅草棚里，发现时人都臭了。”

“爹知道了这件事后，几天都没出门。”大姐低声说，“后来听妈说，爹还流过几次泪，说对不起你，不该逼你继续生孩子。”

“活生生的例子在眼前，傻子才会相信儿多是福！”三姐快言快语。

“养儿防老、多子多福，那都是老观念。”二姐接过去。

几个姐姐叽叽喳喳，这时妻默默地站了起来，我分明看到她的眼里有晶莹的泪珠在闪动。

是呀，如果再往前追溯几十年，她也许已经不是我的妻了，“绝户头”的称呼会让她承受更加沉重的负担。我们庆幸生活在这个时代，解除了禁锢的枷锁，让我们幸福地生活。

晚上，女儿打来电话，说回老家一定要带上她。

